

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业原因,经常会有人问我,如果我的父母长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,他们的一生经历了很大的跌宕,他们青春时期的往事讲出来,曾经深深地感动过我们子女,现在我们也有时间,能不能把这些长辈们的亲历写出来,写这样的亲人类,该注意一些什么,真花了很大功夫写成了,出版社会不会给我们正式出版,印成一本精美的书,听说出书都要付费给出版社,要付出多少,如果我们的书写得确实很感人,但我们又付不出费用,我们该怎么办?

我们都想为父亲出力,把他的风雨人生写出来,了却他的这一夙愿。我们真把书稿写出来了,用什么办法联系出版单位啊?每逢遇到这样的问题,我都尽自己所解的情况,作一点介绍,并陈述一下出版部门对传记作品会有什么要求。但是由于时间所限,我不可能详细地把一本传记作品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完全讲清楚。现在好了,《新民晚报》副刊部和文汇出版社、上海人文纪念研究所共同发起“替亲人出书为百姓立传”福寿杯亲人传记书稿的征稿活动,只要书稿写得好后,走上来说对我说,我的父亲的一生,堪称传奇,他很希望把自己经历过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写下来,可他已年过80,有这个心,没这个力了。看到他多次向我

个社会作宣传推荐。这真是一件大好事,对于那些想为亲人立传的朋友来说,无疑是个很好的机会。拿起笔来吧,朋友,把你亲人一生中难忘的事写下来,那可能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一段战友情,那也可能是追求拼搏之路上刻骨铭心的一段挫折,那甚至是精彩纷呈的人生中的生离死别……让读者们一起来倾听你亲人心灵的诉求,触摸你亲人灵魂深处的脉动,感悟人生的真谛。拿起笔来吧,朋友,为你的亲人立传,为后人留下值得珍藏的精彩人生。

金子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金子,而沉默不过是一种规避,有时是金,有时是谎言。什么是金子?一部历史如果有金子的话,它只能是真相。真相远不如金子那么显赫,也打不成首饰戴在身上。真相可能令人沮丧、令人愤怒和悲伤。但真相如金子一般诚实,它的价值只在于它是真相。真相的敌人是歪曲与沉默。有人毕生所做之事,一言以蔽之曰:掩盖与歪曲真相。另一些在场者被时光一点点截短生命,他们选择了沉默。沉默也在掩盖真相,它们是一回事。沉默者帮助掩盖者掩盖,帮助歪曲者歪曲。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:沉默也是谎言。说谎有许多种方法,催人泪

有时候沉默也是谎言

鲍尔吉·原野

下只是说谎的方法之一。人类拥有语言之后,谎言像野草一般蓬勃。说谎言者用谎言砌成迷宫般的地道与长城,似乎能水来土掩,固若金汤。但谎言是纸做的地道与长城,怕火,火就是真相。沉默者如果走入天堂,他后悔的事情可能正是沉默。沉默者比歪曲者还多一些良知,然而良知是什么?是沉默吗?沉默用无声的话语加入谎言的合唱。人们依赖语言、恐惧语言,用一些语言消灭另一些语言。被消灭的语言像瓦砾一般堆在战场,它们盼望还原成房屋。于是,房屋产生,有一些是还原,更多的建造,像人们在史书里见到的那些房子。对这些情形,鲁迅很生气,他在《狂人日记》中说,中国历史的每一页都写着“吃人”。如果鲁迅把火气消一下,也许会这样说:每一页都在谎言的背后写着吃人。真相有那么可怕吗?它的可怕分成两层:一层是当年的可怕,另一层是现在的可怕。承担第一层可怕后果只是不幸的人,而另一层的恐惧者是那些制造可怕的人。就像河流冲不塌河床一样,真相带来的不是骚动,而是思考。对过去的历史,每个人都是责任人。真相将缔造美德,含义是诚实,珍惜与自省。沉默有时也是谎言,是不正视历史。没有真相,就没有健康的社会关系,病毒始终藏在身上。



为你的亲人立传

叶辛

前不久,参加完一个图书馆举办的文学讲座,就有一位女士在讲座结束之后,走上来说对我说,我的父亲的一生,堪称传奇,他很希望把自己经历过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写下来,可他已年过80,有这个心,没这个力了。看到他多次向我



春花秋月,坐看云起。不知始于何年,报刊对来稿青睐电子版,继而婉拒手稿起来。家中的办公设备煞有其事地亦现代化起来,电脑由台式、手提到平板苹果,打印机由喷墨到激光;这一切对我是聋子耳朵摆设;因我是一个电脑盲。那些玩艺都是太太为我服务的工具,录入文稿的。太太是助手,但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,写信从不劳她打字,总以为那冰冷冷的方块字别扭,有欠对收信者的温情与尊重。不过,我有一个电子信箱。那是退休前,单位一个小同事起哄为我设置的,记得申请手机号也是她的,密码也是脑残型的一二三四五。至少有四五位朋友知道密码,因为时有前辈师友托我向报刊转荐稿件,我不会转,索性将信箱密码告知对方,请他们开箱自取。我写的电子信特别,中西结合,先用毛颖写在八行书上,再用傻瓜相机拍照,以发照片样式发出。经济,实惠,方便。此举颇受欢迎,朋友都说“好玩”,养眼。我已玩了多年,亦算向现代文明举起了一只手投降。鉴此,相机、转换器成了我的必备,随身携带,易地也可随时随地借用电脑与友人联络。不料,某日子挤公交,让小偷偷把相机“借”走了,害得我后来不得不又买一部傻瓜机。太太笑我傻瓜配傻瓜倒真是绝配。

邂逅天坑

毛荣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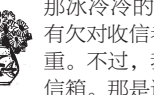
在巴马小住,有友人相邀游三门海,说那里有天坑群,值得一游。不欲去,又听说去了肯定不后悔。去了方知,那里的天坑的确不同于别处——它由四五个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天坑组成,且布局紧凑,一气呵成,不消半天便可走遍整个景区。有的天坑,人可以出入,内部空间巨大。行走于紧贴崖壁的小径,下见碧玉般的深潭,前方似高悬一轮明月,实为坑口也。那坑底的一汪碧水令我想起朱自清先生笔下梅雨潭的绿来。而那坑口的圆又恰似井口,又令人想起“坐井观天”一语,不过,身陷此“井”,别有趣。有的天坑则如艺术宫殿,坑内有石钟乳、石笋和石柱,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巨石,或横卧或侧立,任凭联想。巨幅石壁色彩斑驳,花纹亦如同手绘,仿佛走进敦煌洞窟。由于上方有巨大“天窗”,阳光射入,景物皆明暗可辨,更显本色。原来,素面朝天的美更具魅力。有的天坑入口极狭,方可通人,进入后即是空旷大厅,转过一屏风般巨石,眼忽明,原来后面才是一天坑,更妙的是四周灰褐色的石壁围着一泓盈盈碧水,一小舟正朝石壁下方的洞口缓缓行去,疑其将入桃花源矣……有的天坑形似防空洞,拾阶而下,峰回路转,光线渐暗,深不可测。原来,这里曾是红十军的秘密兵工厂,韦拔群曾率部在此有过鏖战。原以为三门海名不见经传,无甚可观,游后方知吾之陋也。三门海位于广西凤山县境内。

在我的小盒箱里珍藏着一枚褪色的校徽,背景图案是中国地图东海边的华东三省,斑驳脱落的红色漆显出一行繁体字:华东人民革命大学。校徽背面别针已断了,但能清楚看到印刻着0682编号,这是父亲成林(麟)庸的遗物。这枚褪色的校徽记载着怎样的过去?谁是他的佩戴人?偶然一次聊天知道《徐汇报》编辑李翔父亲也是革大学员,同样的感受一下子拉近了距离。继而认识了革大纪念碑发起人钱吉虎、尹春明等,还结识革大校长舒同的儿子、书画家舒安。我寻根般地寻找父亲的生命档案。校徽,牵出了父亲的尘封往事。创办于1949年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是一所抗大式政治大学,从1949年创办至1952年在上海、苏州办学五期,共培养了15300余名干部。听说当时学习条件非常艰苦。我如筛子般去粗取精寻觅父亲的去。家里那扎成一捆的纸袋属父亲的材料,它静静地等候了我五十多年了,它一定知道过去不会被过去,总会再见天日。我一张张翻阅着,一封浙江省人民政府台

州区专员公署及华东革大的公函跳入眼帘:泛黄的纸上赫然印着红色“华东人民革命大学”抬头,这分明告诉我:父亲与革大有着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骨肉之情!否则父亲就不会保存这些了。抽出薄薄的信纸,用毛笔填写的日期与打印的信函证明父亲“于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同年六月,参加第三期学习,该生在校学习期间,表现积极,各方面已有显著提高”等。呵呵,父亲是革大学员不用置疑。怪不得当年父亲听歌剧《江姐》时会情不自禁地说:“演唱江姐的任桂珍是革大文工团员,常在台上表演。”接着我又找到复印的干部履历表,父亲1949年2月参加新青联,1949年前夕参加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师,后进入华东革大学习。起先是学员后任教员,最后分配在“教师思想工作组”入驻敬业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等。父亲在“反右”时差点划进“圈子”,直到1991年办理离休。试想,解放前夕父亲才二十多岁,他总是说当年国民党腐败。为寻革命真理,也算是“富二代”的他背叛了台州殷实大商人

只举一只手

张昌华



说来好笑,就在相机被窃的后一周,发生一件趣事,说来令人捧腹。我进京访问有光老先生归来,听他说他为刘香成(美籍华人、美普利策奖得主)的摄影集写序的前前后后,写了篇千字文《听周有光说好玩的故事》。太太录入后,我信手发给《文汇报》刘绪源兄。因无相机,无法写信。绪源接后感

家安逸生活,只身来上海读书参军求学,找寻光明世界。这种做法让如今的孩子听起来觉得新鲜。谁不喜欢舒舒服服过日子啊?可当年父辈这批年轻人觉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,他们就是这样纯真,富有革命的信仰和理想主义,甚至愿为理想捐出自己的生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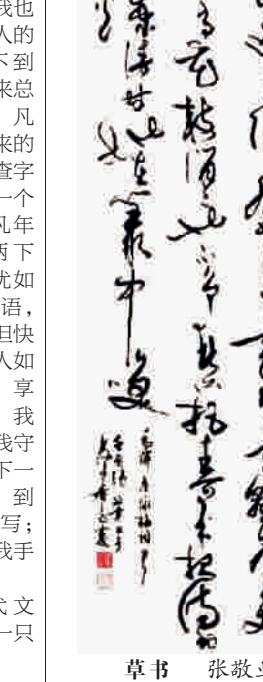
褪色的校徽

成莫愁

钱吉虎叔叔已记不清是否与父亲是同学,但他钟情于革大的传承事业对母校一腔热血。他的本领非凡,接二连三如滚雪球似的联系众多校友,接二连三如滚雪球似的联系众多校友,他“挖”出一张三期三部三十五班合影照,这张照片像铁证般将他与我父亲“锁”在一起:前排是女生,第二排中间坐着我父亲。钱叔叔就坐在第四排右边。他甚至还找到同学朱佛慈,他们都在这张合影照里!于是,在见面中朱叔叔拿出他珍藏的父亲与“小弟弟”的合影照,这是一张半寸不到的小照片,头像非常清晰,照片用塑料纸包着,保存相当完好。照片再现当年情景:临毕业前,大家互送纪念品。父亲将与人称“小弟弟”的舒永孚的合影照送给了朱叔叔,背面题满小字:

莫名其妙,次日发来电子函,曰:“是让我看看玩的,还是投稿?如是前者,打个句号,如是后者,打个感叹号!”绪源知我不会打字,给我方便,心想标点总会打吧。谁知我在键盘左上方好不容易找到“!”,打出来的却是“1”,请教太太,她说双手同时按“shift”键和“!”键,她示范一次,我自己又学按了一次。两个感叹号一块回了过去。不几日,文章刊出了。感叹号没白打!

友人劝我学打字,家人也强迫我学,可我不干。一是学不会,五笔吧,记不得;拼音吧,分不清基、期、希。儿子给我配个苹果平板,可以手写,但我嫌烦。再是如真学会,我也许连一封友人的手札都收不到了。不过近来总算有点进步,凡是友人转发来的邮件,我会查字典用拼音打一个“谢”字,凡年长者,按两下“谢谢!”。犹如婴孩牙牙学语,辞不尽心,但快活。不论世人如何与时俱进,享受现代文明,我这辈子是抱残守缺,恪守足下一方“净土”到底:文章手写;信,手写。我手写我心也。



草书 张敬业

赋得一首好诗词,挥得一手好乒乓,弹得一曲好琵琶,写得一笔好书法,这些本是任职纺织机械工程师数十载的张敬业先生的业余爱好,不想却“反客为主”成了气候——他曾参加排球、篮球、乒乓球三项高校联赛,他曾作为上海票友与专业评弹演员一起赴香港演出;他是上海诗词学会会员,又是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。最值得一书的是张敬业的书法艺术。其幼承庭训,习书勤勉,师从李天马先生,一步一印,踏实前行,深得先生器重。他说,工作之外我投入读书、习字的辰光最多,不管酷暑严冬,不论杂事缠身,每日必展卷临池,甚至躺在床上还要“默写”功课,否则便难安睡。天马恩师曾亲撰一联赠他:“无求岂屑千金顾,有守不争一日长”。这成了张敬业挂在书房的座右铭,鞭策他努力进取,恐负所怀。他深谙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”、“功夫在诗外”之理,故而:徜徉书法历史长河,他读他临他悟;游历名山大川,他赏他记他悟;对于酷爱的评弹、京剧,他欣赏他参与他领悟;涉足各项体育活动,他亦从中体悟着与书法那天机般的关联。由是,敬业书法“尚雅”风格渐成,青昧者益众。其楷书有刚健清逸之态,无纤弱浮华之貌;其行书潇洒流畅,灵秀隽美;而隶篆则古淡质朴,遒劲多姿。赏其作品,似能聆听到江南评弹特有的悦耳之声,能感悟到中国戏曲的独特神韵,亦能享受到活络肌体的律动之趣和抚慰心灵的恬静之美。

多年来,敬业先生孜孜不倦地专攻草书。他认为:草书最能反映一位书家多种艺术的综合成就,线条的优美与力度、笔划的雄健与灵巧、布局的气势与意趣,无不在草书中展现;草书应该是自由奔放、激情洋溢、时捷时缓、一气呵成、千姿百态,形神兼备,犹如一部美妙绝伦的交响曲。为着这个追求,他以历代名草为典,潜心钻研,捭管苦练,常常为某一字某一细节而“道”它千百回。他说:听京剧,人们常会为某句唱腔而喝彩;欣赏评弹,听众常会对在琵琶三弦衬托下的婉转曲调而痴迷;这就是功夫所在,精彩所在。

现在,我家不仅保存着父亲的革大校徽,还保存着丈夫老复旦和儿子新复旦的校徽,包括儿子中学、小学等各种校徽。校徽,让我们重温求知的重要性。褪色的校徽,思来想去,不褪色的是一种精神,还有寄托和种种故友故事的怀念啊!

明日请看一篇《缅怀父亲胡道静》
清明的怀念



趣求广书尚雅

吴道富



夜光杯